

古汉语褒贬同形词的性质及成因

——兼评新老《辞源》对这类词的释义

张 天 望

在汉语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有些词的词义同时或异时呈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感情色彩,非常特殊:

有的具有互为反义的褒贬两义,如“徂”字,既有“死”义,又有“存”义。有的由褒义变为贬义,如“大放厥辞”,由“铺张辞藻,大展文才”义变为“夸夸其谈,大发议论”义;或由贬义变为褒义,如“客气”,由“行为虚矫,不是出自真诚”义变成“谦虚而有礼貌”义。还有的由褒义变为兼有贬义而后来又只用褒义,或者由贬义变为兼有褒义而后来又只用贬义。

现对最后两种复杂变化情况,各举一例:

独立 原是“不依靠他人而自立”义。《易·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后有“孤立无依”义。晋李密《陈情表》:“茕茕独立,形影相吊。”而《现代汉语词典》仅释为:国家或政权自主地存在;不依靠他人。

横行 原是“不循正道而行”义。《周礼·秋官·野庐氏》:“禁野之横行径逾者。”《注》:“皆为防奸也。”后有“纵横驰骋,所向无阻”义。《史记·季布传》:“上将军樊噲曰:‘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而《现代汉语词典》仅释为:行动蛮横;倚仗暴力做坏事。

在此,我慎重地将“徂”、“客气”、“横行”等一类词定名为**褒贬同形词**,以期有利于全面而深入地研究其性质,探索其形成原因,从而得出有一定现实意义的结论。

什么是褒贬同形词?所谓褒贬同形词,是指形体相同而在词义发展过程中既含(过)褒义又含(过)贬义的一切词,它们是各自具有相反感情色彩的特殊多义词。其中,大多数是词;少数是词组(短语),特别是固定词组——成语。本文统称为词。另外,本文所说的“褒”与“贬”是广义的,不单指“褒赞”与“贬斥”,也指“美”与“丑”、“好”与“坏”、“福”与“祸”、“盛”与“衰”、“智”与“愚”、“乐”与“哀”等等。

或许有人会说:“你说的‘褒贬同形词’不就是训诂史上早已讲过的‘美恶同辞’吗?”确实,两者有相同的一面:都是指同一“词形”兼表褒贬两义;但在性质和范围两方面都有不同之处:美恶同辞仅指含有“好”和“坏”或“褒”和“贬”的“两两相对的反义词”。①当然,它们也具有相反的感情色彩。前文提到的“徂”字就是这样。宋代邢昺在为《尔雅·释诂》“徂、在,存也”一句作“疏”时说:“‘死’也,亦称‘徂’,是‘恶’也;‘存’,也,亦称‘徂’,是‘美’也。各有其义,故称美恶不嫌同名。”②此处,“名”即“辞”,亦即今之“词”。但褒贬同形词,不仅仅指反义词,而是指具有相反感情色彩的一切词,“美恶同辞”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为了把问题说清楚,不妨讲一件我亲见的事,1966年6月,有人指责某个教师家里挂的条幅“风流人物看今朝”是“黄色”的。当那教师让他看了毛泽东词《沁园春·雪》以后,他被吓坏了,继而表现出疑惑不解的神色。如果他知道“风流”一词本具有褒贬两种感情色彩,便不会如此。其实,老《辞源》③对“风流”早已列有七个义项,其中既有贬义“狎妓”,又有褒义“精神特异”。它正是不互为反义的褒贬同形词。

可见,尽管过去没有褒贬同形词这个名称,但历来的辞书编者,根据汉语的实际,对其各义项的确立,还是留意的了。老《辞源》是这样,新《辞源》更是这样。仍以释“风流”为例,后者不仅将义项由七项增至八

项，而且改写了大多数义项。其中第五个义项是“英俊，杰出”，书证为：《世说新语·赏誉》：“范豫章(宁)谓王荆州(忱)：‘卿风流俊望，真后来之秀。’”第八个义项是“风韵，风情。……也指放荡的男女关系”。此义的书证与老《辞源》的相同，而引述更详：“五代后周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上《风流藪(新《辞源》误作“藪”、今正。)泽》：“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狭小，萃集于此。……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藪泽。”既有“英俊，杰出”义，又有“放荡的男女关系”义。深褒重贬，更加分明。

再以释“独立”与“横行”为例，前文用的是新《辞源》上的说法，而老《辞源》则认为前者只有褒义，后者只有贬义，显然不够全面。

不过，新《辞源》对极个别词感情色彩的判定，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例如，对“神通广大”一词，释为“指神仙法力无所不能”。列书证后，又说：“今指人办法多，含贬义。”无书证。《现代汉语词典》对“神通”（此书未收“神通广大”一词，只在释“神通”时提到了它。）的解释则为：原是佛教用语，指无所不能的力量，今指特别高明的本领；神通广大，大显神通。只认为“神通广大”含褒义。这更合实际。

虽然新《辞源》对极个别词的感情色彩的确定也不够准确、完备，但它对古汉语中绝大多数具有褒贬两义的词的分析及结论，是确切的。本文论证有关褒贬同形词的问题，是在评述新老《辞源》对这类词释义得失的过程中进行的，所以，“书证”大多转引自它们，有的作了删节。

二

褒贬同形词形成的原因：就词汇本身来说，是由于词义因素的演变或特殊语音因素的运用；就社会对词汇的影响来说，是由于时代的更替或地域的差异促使、制约词义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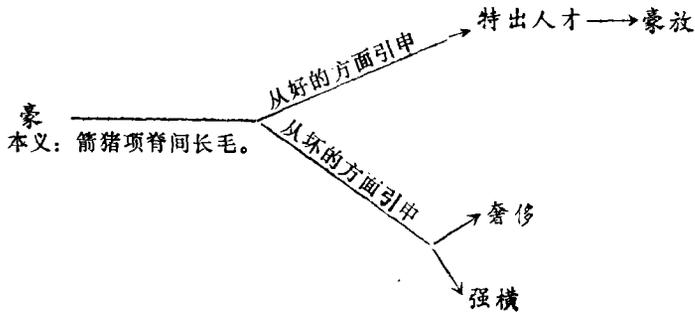
一、词汇本身的原因。

第一，由于词义因素的演变。

褒贬同形词是多义词。任何多义词都有本义和引申义。

从各个侧面反映事物的性质特点而引申词义，可能义分褒贬。如：

豪 本作“彘”，又作“彘”。《说文》云：“彘，豕鬣如笔管者。……从彘高声。彘，籀文从豕。”④后来，籀文“彘”省去了“口”，成了“豪”，取代“彘”，被通用。可知，“豪”的本义是“箭猪项间之长毛。”毛长则突出，从好的方面引申，以之指人，则是“特殊的人才。”《鹖冠子·博选》：“德千人者谓之豪。”再引申，指特殊人才的性格，则为“豪放”。唐杜甫《壮游》：“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毛太长则过分，从坏的方面引申，以之指人的生活情况，则为“奢侈”。《梁书·贺琛传》：“今之燕喜，相竞夸豪。”又以人指人的态度，则为“强横。”《后汉书·邓寇传论》：“汉世外戚，……豪横盈极，自取灾故。”其引申情况约如下图：



从好的方面引申，产生的复音词有：豪士、豪气、豪爽、豪雄、豪杰、豪迈等；从坏的方面引申，有豪恣、豪猾、豪擅、豪恣等。

象“豪”字这样引申而又义分褒贬的例子很多，再略举几个（“略例”一概省去了书证，下同。）：

固 < 坚固，稳固。 玩 < 玩弄，轻慢。
固 < 固执，鄙陋。 玩 < 欣赏，品味。

反映事物由量变到质变而引申词义，也可能分褒贬。如：

烂 本义是“熟透”。多数果实熟透时红鲜鲜、金灿灿，由此引申而有“光明”义。《诗·郑风·女曰鸡鸣》：“子兴视夜，明星有烂。”有些果实熟过了头则糜溃，便引申出“腐烂”义。《公羊传·僖公十九年》：“其自亡奈何？鱼烂而亡也。”又如：

荣 $\left\{ \begin{array}{l} \text{繁茂。} \\ \text{惑乱。} \end{array} \right.$ 郁 $\left\{ \begin{array}{l} \text{腐臭。} \\ \text{茂盛。} \end{array} \right.$

以上，“豪”、“郁”等是单音词，由于词义引申而又分褒贬。

有些单音词本身并不象“豪”字那样分褒贬义，但由它与别的词组成复音词语时却分褒贬，这主要有表示主客不同、对象不同、目的不同、方式不同等多种情况。如：

上算 因“上”作形容词用有“上等”义，如果是指主体本身“上算”，那么，便是指“上策”、“高超的计谋。”《周书·异域传论》：“举无遗策，谋多上算。”又因“上”可作动词用，如果指让客体“上算”，那么，便是“上当”、“中人圈套”义。《儒林外史》十五“马二先生恍然大悟：‘他（洪憨仙）原来结交我，是要借我骗胡三公子，幸得胡家时运高，不得上算。’”又如：

就吏 $\left\{ \begin{array}{l} \text{受吏人逮捕(客体主动)} \\ \text{入仕为官(主体主动)} \end{array} \right.$ 这是主客不同例。

倾国 同是指主体使客体——别人、别物——倾，由于倾的对象不同，也可能产生褒贬两义。如指让“全国”的人倾(倒)，则转而指代“绝色美女。”唐李白《清平调》之三：“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尽管这实际上是讽刺，但其词义是褒赞的。如果指让“国家”倾(覆)，那就真是贬词了。《史记·项羽本纪》：“汉王乃封侯公为平国君，匿不复见。曰：‘此天下辩士，所居倾国，故号为平国君。’”又如：

刻峭 $\left\{ \begin{array}{l} \text{苛刻，严酷。(指办理政事)} \\ \text{深刻而有力。(指从事写作)} \end{array} \right.$ 这是对象不同例。

欲盖弥彰 本指有的人想让自己不出名而名声更显扬。《左传·昭公三十一年》：“或求名而不得，或欲盖而名章。”《后汉书·冯衍传》注引：“章”作“彰”。后又转指“企图掩盖过失真相，结果反而更加显露。”《资治通鉴·唐·贞观十六年》：“或畏人知，横加威怒，欲盖弥彰，竟有何益！”“名”改为“弥”。又如：

变节 $\left\{ \begin{array}{l} \text{改过迁善。(目的正确)} \\ \text{变易节操。(目的错误)} \end{array} \right.$ 这是目的不同例。

属耳 是“贴近对方而听”义。如是附耳于墙壁，即为“窃听”义。《新五代史·梁太祖纪》：“天子(唐昭宗)与(崔)胤计事，宦者属耳，颇闻之。”如是附耳于当面谈话者，即为“认真倾听”义。《东观汉记·马援传》：“尤善述前事，……皇太子诸王听者，莫不属耳忘倦。”老《辞源》只收“窃听”一义，显然是疏漏。又如：

出人 $\left\{ \begin{array}{l} \text{超出众人。} \\ \text{押解犯人到刑场执行死刑。} \end{array} \right.$ (方式一般、抽象) 这是方式不同例。
(方式特别、具体)

前文已经提到，由于词义发展变化而形成的特殊情况之一是正面义、反面义互通，训诂学上叫反义相训，有的又构成美恶同辞。现在要进一步探讨的是：“正义”和“反义”为什么能“相训”？“美恶”为什么能“同辞”？周大璞先生在《训诂学要略》一书中解答了这些问题。他说：“从这种反义相训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代训诂也有一点朴素的辩证法。”⑤除本文开头提到的“徂”字以外，再举一例：

乱(亂) 《说文》云：“亂，治也。从乙。乙，治之也。从鬪。”⑥“鬪”，原象两手整理丝结，本身就具有“纷乱”和“治理”两义；再加上“乚”(乙)，“治”的意思更为明显。《左传·庄公十年》：“吾视其辙乱。”这是用“纷乱”义。《书·秦誓》：“予有乱臣十人。”这是用“治理”义。此句意思为：“我有十个善于治国的大臣。”

用“乱”组成的复音词，义分褒贬的有：

乱臣 $\left\{ \begin{array}{l} \text{善治之臣。} \\ \text{作乱之臣。} \end{array} \right.$ 乱政 $\left\{ \begin{array}{l} \text{败坏政治。} \\ \text{治理国事。} \end{array} \right.$

“纷乱”与“治理”，两义既对立又统一。可知，古人在发展词义时运用了朴素的辩证法。

用比喻、借代等修辞手法发展词义，也可能义分褒贬。

冰霜 冰霜明洁莹净，可用来比喻人的操守“纯洁清白”。《宋书·王义庆传》：“业均井渫，志固冰霜。”冰霜寒气刺骨，又可用来比喻“处境艰苦危难。”唐柳宗元《送崔群序》：“于是有贞心劲质，用固其本。御

攘冰霜，以贯岁寒。”老《辞源》认为这两例中“冰霜”皆褒义，欠妥。又如：

鸾飘凤泊 $\left\{ \begin{array}{l} \text{喻离散。} \\ \text{喻书法笔势之妙。} \end{array} \right.$

前文说到“倾国”指“绝色美女”，就是用的“借代”法。再如：

花柳 可借指“鲜丽春景”。清曹雪芹《红楼梦》一：“然后携你到……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那里去走一遭。”“花”和“柳”又可先用来说比喻“美人”，再用来借指“美人”中的一种——妓女——住的地方，即“妓院”。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语资》：“某少年常结豪族为花柳之游。”

第二，由于特殊语音因素的运用。

使用拼音文字的语言，可说是完全利用语音表义的。汉字形体有一定的表义作用，但主要仍然是用语音表义。李榕非先生在为《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一书写序言中对新旧词义的关系作了分析，他说：“旧词与新词之间，意义有发展，但有引申的关系；语音有变化，但有变换的规律。”⑦前述第一个原因，主要是讲词义引申；这里讲的第二个原因，主要是变换语音表义。

由语音因素起主要作用而形成的褒贬同形词，其变换语音，也就是巧妙利用语音，做法较为特别，即：摆脱原有词形和词义的制约，运用双声、叠韵、叠音以及借音、变音来寄托新义。

双声寄义。有些联绵词，构词的各字，取音不取义，只是双声寄义，义分褒贬。如：

踌躇 可用来表示“从容自得。”《庄子·养生主》：“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也可用来表示“犹豫不定。”战国楚宋玉《九辩》：“事蹇蹇而觊进兮，蹇淹留而踌躇。”又如：

巍峨(上古皆疑母) $\left\{ \begin{array}{l} \text{雄伟的样子。} \\ \text{倾颓的样子。} \end{array} \right.$

叠韵寄义。有些叠韵寄义的联绵词，义分褒贬。如：

窈窕 用在《诗·周南·关雎》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句中，是说女子美好；用在《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的“云有第三郎，窈窕世无双”句中，是说男子美好。而用在《后汉书·曹世叔妻传》的“入则乱发坏形，出则窈窕作态”句中，则是指女人“矫揉造作，妖冶卖弄。”又如：

葳蕤 $\left\{ \begin{array}{l} \text{鲜丽的样子。} \\ \text{萎顿的样子。} \end{array} \right.$

叠音寄义。两个音节完全相同的单纯词(不指两个词重叠而成的词组，如“行行重行行”中的“行行”)，叠音寄义，义分褒贬。如：

懔懔 用在《南史·宋纪》的“禁中懔懔，若践刀剑”句中，是表示“危惧的样子。”而用在《世说新语·品藻》的“廉颇蔺相如虽千载上死人，懔懔恒如有生气”句中，又是表示“严正的样子。”再如：

楚楚 $\left\{ \begin{array}{l} \text{鲜明的样子。} \\ \text{凄苦的样子。} \end{array} \right.$ 靡靡 $\left\{ \begin{array}{l} \text{零落的样子。} \\ \text{华美的样子。} \end{array} \right.$

借音寄义。某个字作为本字借用了通假字的音；反过来，通假字又借用了本字的义⑧，于是造成一“形”二“义”。如果义分褒贬，可以说，是古音通假造成了褒贬同形词。如：

铄 有“消损”、“毁损”义。《战国策·秦策》五：“秦先得齐宋，则韩氏铄。”又因通“烁”而有“辉煌”义。《诗·周颂·酌》：“於铄王师，遵养时晦。”又如：

昌 $\left\{ \begin{array}{l} \text{美好，兴盛。} \\ \text{通“猖”，是“放纵妄行”义。} \end{array} \right.$

某个复音词语本来只有褒义或贬义，由于组词中的某个字(词)用为通假字，可使该词兼有褒贬两义。如：

厉气 有“鼓舞斗志”义。《孙膑兵法·延气》：“临境近敌，务在厉气。”由于“厉”通“疠”时当“灾疫”讲，“厉气”便有“邪恶之气”义。汉王充《论衡·偶会》：“厉气所中，必加命短之人。”又如：

希世 $\left\{ \begin{array}{l} \text{迎合世俗。} \\ \text{“希”通“稀”，指“世所稀有的(珍贵事物)”。} \end{array} \right.$

变音寄义。在远古，汉语中每个词刚产生时，只是一音一义。后来，为表示新义变音、增音，形成许多单音节的多音多义词，有的义分褒贬。如：

鲜 有三个读音九个义项。读 xiān 时，有个义项为“善，好”。《诗·邶风·新台》：“燕婉之求，籛籛

不鲜。”读 xiǎn 时，有个义项为“夭亡”。《左传·昭公五年》：“葬鲜者自西门。”《注》：“不以寿终为鲜。”

复音词语中某一词素(词)的不同读音，也可能让该词义分褒贬。如：

辟邪 $\left\{ \begin{array}{l} \text{“辟(pì)邪”，有“偏邪不正”义。} \\ \text{“辟(bì)邪”，有“避除邪恶”义。} \end{array} \right.$

若将新《辞源》与《现代汉语词典》的注音、释义结合起来看，“难兄难弟”有如下种种音义关系：

难兄难弟 $\left\{ \begin{array}{l} \text{难(nán)兄难(nán)弟} \left\{ \begin{array}{l} \text{兄弟皆佳，难分高下。(褒)} \\ \text{两人同样坏。(贬)} \end{array} \right. \\ \text{难(nān)兄难(nān)弟} \left\{ \begin{array}{l} \text{两人同样陷入困境。(贬)} \\ \text{两人是患难之交。(褒)} \end{array} \right. \end{array} \right.$

二、社会对词汇影响的原因。

社会发展要求语言的词汇相应地发展。前述词汇本身的原因，归根结底，又都是由于词汇经常在接受社会的各种影响。社会对词汇的两种重要影响是：时代的，地域的。

时代的更替对褒贬同形词的形成作用较大。

闯将 老《辞源》的释义和书证为：“亡赖之称。《白头闲话》：‘都人或十、五结党，横行街市间，号为闯将。’又明流寇李自成初亦称闯将。详‘闯王’条。”其“闯王”条内容为：“《通鉴纲目》三编：崇祯二年，马贼高迎祥自称闯王。李自成自延绥往依之，号闯将。后迎祥伏诛，贼党乃推自成为闯王。”在编写上列词条时，封建统治者及其文人，自然要把农民革命领袖与“亡(无)赖”相提并论，诬蔑为“流寇”、“马贼”、“贼党”，把“闯将”当作“贼”、“寇”的同义语。新《辞源》则既收录了它在历史上曾有过的贬义“结党横行的无赖”，作为第二义项；又根据农民起义的性质和特点而着重确立了第一义项并重新列举书证为：“指勇猛善战所向无前的将领。明末农民大起义中，李自成和张献忠皆有闯将之称。《明史》三〇九《李自成传》：‘自成乃与兄子过往从(高)迎祥，与(张)献忠等合，号闯将。’”

复辟 老《辞源》的释义和书证为：“辟，君也。人君既失其位而复得之，谓之复辟。《书》：‘伊尹既复政厥辟。’”在封建社会中，自然认为“复辟”是合天意、顺民心的大好事。新《辞源》除客观地保留上述义项外，还特地增加了新的分析：“今泛指被推翻的统治者重新上台，或指恢复旧制度。”《现代汉语词典》对其今用的贬义说得更明确：“泛指被推翻的反动统治者恢复原有的地位或被消灭的反动制度复活。”

至于地域差异对褒贬同形词形成的作用，现仅就方言词和一些外来词谈谈。

臧 《说文》云：“臧，善也。”《诗·邶风·雄雉》：“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后来，在方言中被当作“奴”的贱称。《荀子·王霸》：“如是，则虽臧获不肯与天子易势业。”《注》：“臧获，奴婢也。《扬雄》《方言》谓荆淮海岱之间，骂奴为臧，骂婢为获。燕齐亡奴谓之臧，亡婢谓之获。”“获”，同理同证(省去了褒义证)，也义分褒贬。

夜叉 本佛经中用语，是古印度梵语的汉语译音。曾另译作“鬪叉”、“药叉”等。作为形容词，其义近似“勇健”(褒)，又为“凶暴丑恶”(贬)。作为名词，是指佛经中一种形象凶恶的鬼，此鬼为天龙八部神众之一。在我国，既用它比喻丑恶凶暴的人。唐张鷟《朝野僉载》二《泽州百姓为尹正义王熊歌》：“尝逢饿夜叉，百姓不可活。”又用它作农民起义者的称号。明施耐庵《水浒传》中孙二娘号“地壮星母夜叉”。

象“夜叉”这样的音译词数量极少，意译词则较多。严格地说，意译词不是外来词。但古汉语中确实有部分词，在翻译佛经过程中成了褒贬同形词。如：

投机 原是“迎合时机”义。《资治通鉴·晋·太兴元年》：“侥幸投射者得官。”《注》：“投射，谓投机而射利也。”在译佛经时，则把“彻悟，合于佛祖心机”的意思译为“投机”。《续传灯录》十四《法光禅师》：“使言言相副，句句投机。”又如：

义心 $\left\{ \begin{array}{l} \text{本指“坚守节义之心”。} \\ \text{译佛经时，用来指“迷于事或迷于理而起的疑惑不决之心。”} \end{array} \right.$

三

前述许多例证说明，老《辞源》在解释某些词语时，已初步做到了分列褒贬各义项，然而疏漏较多；新《辞源》的改进，主要表现在：

(一) 根据新搜集的书证,对部分词语增立了一些义项,让某些原来认为只有褒义词(如“独立”等)或只有贬义词(如“横行”等)成了褒贬同形词语。这样,便更全面而准确地反映了某些词词义的实际情况。

(二) 更换和增加了若干书证,使某些原来已经认定的褒贬同形词的褒贬二义更加分明、更加确切了(如对“风流”等的做法)。

(三) 努力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释义,尽量屏弃旧时释义中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偏见,从而,对某些褒贬同形词的释义具有人民性和更带科学性(如对“闯将”等的释义)。

不过,新《辞源》对个别词语的释义,也是有问题的。除前文提到的以外,我特别认为它对“率尔”一词的某些解释和书证使用是欠妥的。

让我们先看新《辞源》释“率”的有关义项和书证:

率(shuài)……四轻率。见“率尔”。五直率。《论语·先进》:“子路率而对,……孔子哂之。”(按:此引文中的省略号,为新《辞源》编者所用。又,依《十三经注疏》本,“率”字后脱“尔”字,“孔”字为“夫”字。)这里的第五个义项实际是以“直率”释“率尔”。

再看对“率尔”的解释和书证:

率尔 轻遽貌。《论语·先进》:“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结合释“率”看,知道这实际上又是以“轻率”释“率尔”。

至于老《辞源》,它未收“率尔”一词,而在释“率”时提及了有关内容。其第六义项为:“轻遽也。又不经意为轻率、草率。”第七义项为:“性直不尚繁文也。如真率、坦率。”可是没有引用任何一条书证。

老《辞源》对“率”(涉及了“率尔”的意思)“无证而释”,尽管欠妥,但不能说是错误。新《辞源》对“率”及“率尔”都“举证作释”,这本来是优点,然而竟“一证两释”(或称“同证异释”),显然是个失误。难道对同一书、同一篇、同一处的古文语句作不同的摘引,而将其中一个词(率尔)作出一褒(直率)一贬(轻率)截然不同的解释是正确的?在没有找到新的书证以前,是不能判定“率尔”为褒贬同形词的。

四

遍观新老《辞源》和《现代汉语词典》,可以明显地看到,前二者所收的褒贬同形词多而后者所收甚少。这说明,汉语发展到今天,各词的词义已经越来越精细确切,由多种原因造成、较易被人误解的褒贬同形词在当前实际运用时自然越来越少。但是,在汉语史上,它们数量繁多,情况复杂。如果不全面而准确地掌握,就不利于完全读懂古书,更好地批判继承文化遗产。

我希望本文能引起人们对褒贬同形词作深入研究的兴趣,更希望古汉语大型辞书的编者,今后在确立某个词的各义项时,既要避免把客观上已经有(过)的褒义或贬义漏掉,又要防止把本来没有的误加上去,让辞书尽可能反映出汉语词义发展变化的真实历史面目。

附注:

① 孙德宣《美恶同辞例释》,1983年第2期《中国语文》,第112页。

② 《尔雅注疏·释诂》,见阮元校刊《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2577页。

③ 老《辞源》,指1939年出版的原编本《辞源》;新《辞源》,指1979年出版的修订本《辞源》。

④ 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97页。

⑤ 周大璞《训诂学要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6页。

⑥ 同④,第308页。

⑦ 李榕非《文字声韵训诂笔记·序》,载该书前。该书为黄侃述、黄焯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⑧ 王力主编《古代汉语》第2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41页。